

柏  
枳  
山  
房  
全  
集

柏硯山房文集卷三

贈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陳仰韓序

戊寅

有屋十數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黨奴婢人各一。應門洒掃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農之口。而粢盛饘粥之費。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歆羨。無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百里外。非有奔走期會販鬻之勞瘁。迫之使然。此其樂。千百人內。往往有之。非世所指名者也。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討論得失。作爲文章。嘯歌古人。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

文章之士常出於饑寒愁苦而有是樂者或做心力於錙銖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而知其樂者固天之所吝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君異之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皆心壯志盛視窮愁不爲帶芥及年加增而境益困往往中酒悲嘆而余亦自悼其志之紛而學之無成也最後乃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然無求於世而一以學問文章爲事善議論踔厲慷慨所謂有是樂而能知其樂者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嗚乎惠川以貧故客豫章死矣管君及余落落無所適植之亦潦落

不能歸而君方便仰一室馳騁乎翰墨之娛嗚乎豈易  
得者哉豈易得者哉

贈汪平甫敘

壬午

壬午秋與平甫同寓京師相樂也已而將別平甫曰君  
行矣強爲我一言子若言則吾先言所志者而質之子  
其可乎蓋吾自束髮以至今吾之志凡三變而未始有  
極也吾少爲科舉之文見夫鴻生鉅公出語驕人以爲  
文章者契券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味是則不足稱時  
人矣勞吾精微吾神以從事焉凡書之博大奧衍閭里  
師所不蓄者見之而若驚拾焉而若吮懼其勞吾神而

敗吾志也而又見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變也謏聞以爲高弔詭以爲狂亦嘗聞其風而慕之不該不徧之單文碎義獵取以爲夸而書之大體者不知也以爲讀書者怡吾神適吾性而已不知而不問是縣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圓機也不必勞身苦心以索解於不可作之古人華筵當歌駮駮其形飄飄乎若神厲九霄而糞壤千古也謂文章之能事譁眾而已樸學者不足稱而循本者大無謂也然持吾之所能爲以較夫世之工者余無甚忝焉而

古人名聲若日月者或弇陋而無華踰於口而不可誦也吾始而疑繼而懼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懼余大惑之終不解也此又余之將變者機也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羅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書綜萬物之情吾今知貴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變而吾之壯時則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無津涯而無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聞其言而驚焉且有所懼焉何其言之有似於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大可懼耶雖然吾與平甫其自是而務於實乎自先秦

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黃帝  
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焉。不如是者文僞。凡學  
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謂精一。以致二。雖  
杪必效無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  
古人無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無達於心而畏難於  
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諸聲無割裂首尾而資高言無改  
易途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祿於人人無告人以  
不問而取憎無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吾  
與平甫其樂是而終吾身乎。進於是而有事業焉。是待  
時而成者也。進於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爲平甫限也。

然平甫之所志於文者固舍是而末由以成者乎

送姚建木序

癸巳

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吾嘗晨詣之舟中君尚臥見客欲起而兩手不隨僕白曰昨醉歸耳時君方爲寶應教官旋以才薦得山東樂陵令昔曹參爲相日飲歌呼蓋放其爲齊相時人稱爲清淨合道其時新去湯火君臣俱欲休息無爲今承平久百廢當具興欲以齊相法治之不可得也今是人之善治家也必計歲畝穀益若干瓜菜鼓若干禽畜澤若干衣食婚嫁送往迎來率用錢幾分去一通一年之最歸其餘歲晚務閒爲酒食召鄉



黨僚友故財有餘於樂而樂不傷朝氣。攝衣童僕駁作  
播瀝庭宇清變周落適與就功百爲鱗柳禾程計帳椀  
斷鈎鈆一日所需盡辰而畢日昃乃休宵盤永夕故力  
有餘於樂而樂不匱其不若是視肉禴食謂辰已舖家  
人憧憧見燭而趨竿牘委積親交斷疎千指縮蓄一事  
百呼廣宮疏蠶厥有滯需主人未知暖暖姝姝婦子歎  
室高堂醉呼夫若是則雖有千日之酒凌雲之簫其不  
能一日樂乎心也決矣而況於爲邑乎建木行矣廉吏  
無歉財勤吏無并日昔陳軫過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  
無事也夫惟無事始可以飲酒此惟勤者能之彼惰者

求一息之無事不可得。願安所得飲乎。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其治一縣如無事也。卽於其能飲酒卜之故書以爲之贈。

送朱尙齋序

甲午

朝廷設州縣以親民而爲之上官者常六七級獨爲郡守者下有令以先其勞而上又不若督撫任之鉅也則職之易稱者莫郡守若矣。雖然邑之政一令專之郡之政必守與令共成之守賢矣有一邑之瘥則郡受其病故守不職人不以咎其令令不職人將以咎其守而令之細陟又非可時得之大吏者也。則將與或賢或不肖

之人共一郡之治吾見郡守之難爲也尚齋先生以遷  
秩得守瑞州人有以是爲慮其難者余曰先生昔日之  
賢令也其得失利病之關於民者見之眞而行之習矣  
以昔所恥爲者戒其屬而其屬聽之民有不安樂無事  
者乎以昔所勇爲者勉其屬而其屬聽之事有不清和  
咸理者乎民之安事之理邑如是而郡不治者未之有  
也是難也未可以爲先生言也故書以爲瑞之人賀焉

送張梧崗敘

甲午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  
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

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  
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  
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  
鷲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  
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  
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  
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  
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  
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  
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

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崗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崗賢者而深於書

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送張漁篁序

乙未

承天子之命爲守土吏有堂皇以尊其居處有輿衛以  
便其出入有吏卒以給其使令有糈祿以養其廉恥是  
亦足以正身而娛意矣然且爲之說曰古君子必有游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優游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  
而事成夫登山游霧挑撓無極坐茂樹而聽清泉隱者  
之樂也喜有賞怒有刑功名藏府庫而德行施後嗣仕  
者之榮也而古人有此者常不能兼自曠達之說興而  
人始欲以仕者之榮兼隱者之樂南皮之游金谷之酒

山簡之池謝安之墅浩衍之清談標高揭勝流風相師於是記述之繁多出於亭館山水花木之事叩景揣色藻縟萬千巧諛工誇緣飾政經嗟夫古之人不如是也成都張漁篁博學深識文質直有古風顧常慨然於世之爲無益之文者多也夫無益之文足以滋無益之事若此者可謂能知政矣君嘗宰清河清河稱治今遷秩出守無爲州知者皆以爲州民賀是州也於宋爲軍故嘗有米元章拜石遺迹好事者或樂道之然此亦務爲怪迂以師曠達者不足爲賢者稱故書君所志乎文者以下其政

送陳作甫敘 乙未

古文人多起家縣令中唐宋前進士授職無中外分猶不足異至明時文士獨高震川亦以縣令入爲太僕丞與昌黎永叔介甫諸君子皆有政聲不害其爲文文益工然則親民官非徒習政事亦所以摩厲其文章也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敘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頌笑可得



而窺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貴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爲世家貴人而不樂爲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爲不可及歟陳子作甫爲文雄直疏宕有古風固有志於昌黎介甫者也以進士令甘肅將行謂其友曰何以張我余則謂以君之才而得縣令如唐宋諸君子措之政以成其文又當高涼悲壯之地激發其志氣天所以張

子者足矣何以人爲君笑曰有是哉然是言也不可以不識道光十五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敘

贈孫秋士敘 乙未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味暗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

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  
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  
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  
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  
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拊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  
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  
放其貌而欲從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拊而忘其爲落  
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  
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  
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

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  
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送韓珠船序

丙申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  
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  
醜夷顛顛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耆利昧生死越  
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  
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賈行

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  
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強弱馴暴

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  
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  
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  
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游之士皆  
祝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  
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  
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  
所游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  
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

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  
乘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送周石生序

丙申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  
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  
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卽所言當而天  
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  
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  
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  
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卽出於公無私而不

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違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懷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已所能爲。與能不爲。故有定心而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

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  
後

贈林侍郎序

丙申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  
千里夫役平賈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  
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  
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  
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  
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  
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煖赤臥薪惴不自保民事



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  
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  
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  
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  
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眾禮俗達而政教  
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  
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  
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  
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  
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

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甌，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鄙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送馬止齋序

丁酉

同里閔通饋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尅

時日會鬪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絕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鬪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鬪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敖盪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攬捩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今任君傲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

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在也今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用其威也如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也

送蔡友石先生序

戊戌

道光十七年冬太僕寺卿蔡公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養歸江甯士大夫祖餞都門外有言於座者曰昔疏廣

受二子去國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至昌黎送楊少尹亦謂追配二疏蓋漢唐兩盛事今得公而三曾亮曰宋賢以二疏爲知機於宣帝用法少仁恩獨有先見此畏而去者也而楊巨源歸東都留別中朝官其詩怨其氣抑而不昌此困而去者也今公遭逢盛時無二疏之所畏而以廉訪大吏入爲九卿非如巨源浮沈儒官不得志而引退者同且未請告時召見垂問功最甚悉人驚寵冀倖後命而遽超然以親年高乞歸養爲請天子亦重違其誠而褒賞嘉歎之意流示於信臣左右蓋色養者人子自然之心也而祿養者適然之

遇也皇皇於不可必之遇而施其人人得自盡之心以  
其親所望於子者亦不惟其心惟其遇也迫於境者往  
往有是而公獨不以此自便毅然行古道其權衡於義  
之輕重而有補於倫紀及風俗者甚厚且以未及引之  
年不可限之名位無一毫顧藉心使世知有不愛官爵  
而自愛其親之士大夫其有光於國體及士品者甚  
大此二美者一歸之於公若楊與二疏其境異其情殊  
皆不足以擬公客應曰然遂以其語爲贈

送翁二銘序

巳亥

嘗過同年翁二銘門見所署曰論思朝夕眷戀庭闈曰

賢乎哉君殆將歸養未幾果以太夫人年八十乞歸養  
爲請得 俞旨同年生三十餘人設席爲祖各製詩以  
美之屬曾亮爲之序昔人之詩有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是言也蓋自古而難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雖卑秩薄祿有不能決然去之者況三公乎惟新安曹  
文敏公以大司農歸養 純皇帝賜藏佛於家爲

其母九十壽也天下以爲寵其子文正公爲

今上

太平宰相者且二十年人皆以文敏公能韜光斂福慶  
貽子孫抑其篤行有以獲天助也今二銘以侍從超九  
卿供奉 內廷持節校士於天下筆無停書車無停軌

其祿於世者固足以榮其親矣而歎不自足乞養於  
委任優渥之時其不以三公易其養之心與文敏同蓋  
將邀獲 恩寵備多福一如文敏之致於其親者乎新  
安多名山而君鄉虞山兼山水之勝板輿輕舟日從容  
於湖山清淑之地又文敏公不能爲其親一日致者則  
君之歸豈獨今朝士大夫企羨爲不可及者哉

贈汪寫園序

壬寅

無錫汪寫園先生好古文詞之學自韓歐數公外於熙  
甫尤深好之夫古之爲文詞者未有不言事功者也至  
熙甫而人始以文人歸之觀其論倭患水利書亦非無



意於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蓋高世奇偉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見於世其所欲自見者雖不必有非常之功必求異乎眾人之所爲以爲快夫求異乎眾人之所爲則非有非常之遇與破格之權不足以行其意苟無其遇徒徇徇焉謹筦庫守繩墨與眾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於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爲以自見於後世者又傲於筦庫繩墨之間而不可復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與其時之所詘以爲兩涉而俱敗也莫如決其一而專處之甘心於寂寞之道而不悔此熙甫所以甯自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也先生

成進士後以方壯之年爲京外官皆不久棄去游處浙東名山水者數年朝夕治書砭砭與李申耆吳仲倫諸君相期文章復古道爲事豈用心固與人殊哉是乃熙甫所以爲熙甫也曾亮與先生雖未嘗相見而其子顯仲來京師從游甚習故得知之深熙甫之好幸能同之惟不得遍游山水之樂今雖欲歸償其夙昔之好事會相忤有不可遽遂之勢然後知早歸十數年如先生者爲文人之全福也今歲壬寅秋先生年六十矣顯仲請爲文以壽故述先生所以宗熙甫之意而自以去就之不專也以爲愧他日故鄉山水間猶得拂巾曳屨與先

生游乎書以誌之

贈余小坡敘

甲辰

道光元年余初游京師一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之而情益親議論益同

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氣相得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小坡以朝命出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游者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於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

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朋友者乎吾且如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愴然於四虛之塗而去人日遠也夫

贈李紫藩序

丙午

吾友李萼村昔以循吏爲朝廷所知而其子紫藩今亦謁選得公安令以萼村之遺教而紫藩又好古而文其於爲政必異乎流俗矣今之行若知其難而求益於余者夫余固畏難而避爲令者也其何以益子哉雖然

畏難而不爲者非也。以爲無難而急於有爲者亦非也。夫事之習於委靡。蹶敗也久矣。得一有志之士。矯而振之。固人所拭目而望者也。然傳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身之未安。民之未信。而急於自試。以立名者。未有不自沮其意者也。至自沮其意。乃廢然曰。事之不可爲也。固如是。是豈真不可爲哉。葆信而守虛。不福先而讓夷。與人遊於無疵。其保民也若母。其畜民也若虎。鞭其後無迎其怒。是所以獨功而衆同之事。難而怨不府者也。夫人之不事。事者豈以是爲安哉。有議其後者矣。至爲者敗之。而世乃共安之矣。

今以紫藩之自拔於流俗也而不敢有易爲之心其不至自沮而使不爲者藉口以自便也審矣故書其意以贈之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梅曾亮敘

秦穉堂五十壽敘

甲申

國家當無事時么麼無聊賴之輩撞搪嘯聚出官吏錯愕不及料而奪之城得愛護鄉里士聞變起立應扼其衝要使賊勢阻形閉搖毒無所响濡偷生坐待大軍至不攻一堅不追一逃姦黨掃地立盡潰癰決疽旬日而復不若是則爛漫或有餘患昔嘉慶七年賊起宿州戕州牧竊踞衙署時穉堂兄弟三人以諸生家居乃謀曰

聞賊黨潛伏河南刻時月待發若使賊出境北行與餘黨合勢蔓延驟難撲滅而官軍至此曠時日不可待也卽糾合鄉勇拒四門兄弟分領之賊出城輒被挫撓憚不敢出又決城塹灌濠水令滿賊益計無所施終日聚州署待擒及官軍至並獲論如法是役也賊暴起城中避賊者皆出城外使無人門其外而又非義勇望實如君兄弟者賊非徒犄角合勢或四散逃匿稍延旦夕之殘喘而保野之民受貽藉者將不可計數古語曰活千人者其後必昌况所全護如此不可數計其後福固未有艾也君兄弟三人皆以功得勇爵而未皆享其報獨



君以偏裨致身道光四年特恩授常州游擊將軍次年秋八月爲君五十壽辰交游之士將擇言以侑爵會亮竊以君入仕以來凡手獲巨猾及所將卒受方略擒獲者常最諸校急裝夜衣歲無虛月民田果穀戒不入口且鎮靜知大體常單騎曉諭頑梗立散皆磊落有可紀述兵民所傳說不去口者然於君特其末行矣故擇其事之鉅者言之以爲君壽

徐柳臣五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二年冬同年徐柳臣自安慶府知府遷遼東道見於京師會飲後抵掌談笑述少小時跳盪踈弛事

以爲樂且曰吾志實不欲同於人人然今竟無以異於  
人人而年旣五十矣予知我者能以言爲我贈乎曾亮  
唯唯因問君在安徽近狀君曰吾始守潁州劾貪令有  
朝貴劫吾以書不爲繼率去之署有閣隔城丈許吾延  
其閣跨閭壤而懸屬於城每聞人聲異常自啟閣周城  
而歸胥吏莫吾蔽也吏入警時省中民閉糴且逃余署按  
察使出示曰米價三日不平斬行戶價立減此三者吾  
所快也然嘗有所恨與水利垂就姦民敗之又暎夷去  
巢穴數萬里入我心腹使揚帆而歸耗中國財數千萬  
吾尤大恨者此也因出其上巡撫某公書曰以兵勦夷

不若以民勦夷請奏行班賞格於天下。無論軍民及漢  
姦能得白夷黑夷及身手有記驗漢姦一首級者賞銀  
五百三百一百兩不等。能破壞其一桅船火輪船及二  
桅船三桅船者賞銀五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等。船  
所有者軍器火藥外民盡有之。蓋兵有定數有常處。今  
以重賞誘民則隨處皆勝兵也。人將曰賞格頒則所費  
鉅然以中國之財散中國之百姓與議和議撫散外夷  
而不歸者孰爲利。且今之調客兵募鄉勇等費也。然費  
之於賞功與費之於養惰者孰爲優。曾亮曰。漢夷擾海  
疆患延四省。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今君所

言其言足以呼百川走長鯨使將吏咸若此事立辦矣  
君之不自同於人人豈無挾而然哉其樹立未可量方  
五十未可以爲壽而自惕也乃記君所言於前者贈之  
以要其建樹於後者之無窮也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爲吾鄉鄧嶰筠先生七十  
壽辰鄉之官京師者將寄言以爲祝或曰凡祝者率祝  
其富貴康強而子孫逢吉也或其人未必有是乃願其  
有是也云爾若先生以待從厯封疆者數十年五子而  
十孫年七十作細書如少年輩而公子子久又以編修

任郡守則世所祝者又何足爲稱願哉而吾鄉人所以稱先生者則異是蓋先生爲諸生時鄉之人有年輩相及者矣官京師時有同游者矣其後開府建節述職者再于役萬里還京師重受恩命鄉之奉光儀接言笑者非一人一日矣然皆曰先生之言論丰采衣冠動作見之於京師時者猶其見之諸生者也見之於開府建節時者猶其見之於京師者也見之於于役萬里而還者猶其見之於開府建節者也內不加輕而外不加重也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者歟今夫草木之時榮時落者雨一潤之而蕉然有沃矣日一暄之風一散之而

萎然者華拳曲者長旺矣其有所受於天而禿之於人者朝得之而不及夕也夕得之而不及朝也其所受者小也若松柏則不然其得於所潤所暄所散者固無異乎時榮時落者也而其神落落然其形兀兀然若未嘗有潤之暄之且散之者然而厯堅冰抗嚴霜者惟松柏獨也其受寵而不驚乃其臨變而不自失者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松柏獨也正故冬夏青青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壽而非同鄉之士不能言其詳者歟抑又有進者古大臣以宣勞之身而獲林下之樂唐宋諸賢往往有之今先生方爲上心所嚮用而期如昔賢有不可必

得之勢夫出處進退惟義所裁無成法此則先生能自得之而香山耆英之游聚鄉之人有不敢必爲私慶者歟

田澹齋八十壽序 丁未

蕭山田吉生與曾亮同官戶部因得其封翁澹齋先生之賢蓋嘗深痛幼弟之殤而朱氏之女以貞殉也遂以吉生爲之後旣而皆得封贈如吉生官而心始慰又置田建荆華書塾延師給費以課族之失學而貧者又與族人合建義倉以贍族之貧而遇歉歲者因以嘆流俗之人譁眾取寵傾身結賓客而同室計錙銖一食之饌

費萬錢而疏宗不得以舉火。若先生者，殆足以磨世厲俗者歟。道光二十七年爲先生八十壽辰，而吉生兄弟母夫人年亦六十二矣，將寄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蘇文忠爲王氏銘三槐堂以爲修德於身，實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若先生之福壽亦人定勝天，可決其必然無疑者歟。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幹分一幹，而枝分一枝，而葉分而花實分其榮華也，憔悴也，參差不齊之數，雖巧麻不能得其凡造物之神化，不能一其致也。然而溉之者不計其枝幹花實之參差不齊也，而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夫一視之，而一培其本。



則榮者益榮而悴者不終於悴苟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曰吾漑其榮華者而已惟悴者吾不計也若此豈復有全木哉今先生既能自殖其生矣其賢子又皆能取科第爲 朝廷登進矣而不惟一己之私計必欲推是以公之族人此培本之說也非若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者也然則厚其族以自厚其天以自厚其福與壽者豈有量哉吉生其以吾所言者呈之先生於書塾所以命是名者庶有當焉而欣然爲之進一觴也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戊申

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先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

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以自適於優游不迫之天然後  
其神全而形固吾友呂鶴田給諫其賢母姚太恭人自  
爲婦時佐贈君雲里先生供養舅姑極勞瘁願老而益  
康鄉居時與孫曾嬉游田間種藝爲樂子請來京供養  
曰吾居京師不若田間樂也雲里先生卒子服闋入都  
戒之曰汝爲言官言可也慎毋妄言以冀外官夫言官  
之設以建言也 朝廷之意猶恐其畏難而自沮也乃  
爲之遷擢外職以優寵之而懷才之士欲自試於盤錯  
者益爭欲以言自見然或有無所可言者而勉強言之  
或於利害相倚伏者未睹其害而率易言之夫無所可

言而強言之其失也文具而已未睹其害而易言之則  
言不見功而見過且以言者之多而不售也雖不違以  
是啟厭薄言者之風而苟使一人之言輕凡言者亦俱  
失其重此則非言之弊而妄言者之弊也太恭人之訓  
可謂深識遠見者歟吾所謂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  
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者信  
可以當之而無愧者矣曾亮家故宣城與鶴田同郡居  
京師又文酒相樂也今歲六月吉日爲太恭人八十壽  
辰康強純固鶴田諸昆弟子若孫皆蕃衍秀異爲知友  
者摛詞述德皆有侑觴之詞況同里之士尤不容默而

息也故舉其致福之由以詔鄉里爲凡爲母者法焉

張南山七十壽序

已酉

南山同年爲國朝詩徵數十卷因其詩以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曾亮讀而善之欲爲文以綴其簡末未得也道光己酉爲君及其配金恭人七十雙壽之歲其子賓嶠以記名御史官刑部京師請文以爲壽余因曰是乃可以序先生之書矣昔唐虞前其文不可考而歌謠獨流傳至今以秦之滅學而詩以諷誦獨全夫人之愛名也同於壽而名之可壽者莫如詩故古今爲詩者獨多以其名之可久而壽也然苟詩傳而事不傳其傳也

亦孤至唐詩紀事列朝詩小傳始兼而存之猶或本末不具或議論乖刺惟君於是書採擇詳贍而無黨同伐異之見使千百人之行事著錄百世下可知而論之夫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舉賴以附之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皆藉以延之其必食報於壽無疑也且將有來者焉待是書而續之則人皆欲致君以無窮壽之壽又無疑也然則序是書也非卽所以爲先生壽乎賓榻請爲文時適將歸里料檢書冊不復多暇獨念與先生爲同年生年齒相去亦不及十歲然余方跼伏里巷而先生爲湖北吏數水災日

不暇給及余官京師聞已自江西歸不復出左右書史  
嘯詠於清華豐沃之地談笑之相隔者幾三十年而余  
之窮年矻矻老不欲廢書雖南北相去數千里嗜好所  
在幸能同之則是文也固余所不得而辭者也

陸立夫六十壽序

庚戌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爲總督兩江沔陽陸公六十壽辰  
江蘇官吏將進詞爲祝以屬其同年生梅曾亮竊以爲  
古名臣碩輔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功建名  
立富貴壽考夫大功大名人之所不輕有有之而兼備  
福壽尤天之所吝也是數公者皆兼得之天下之人同

然樂之而不以爲不宜是何也能出身任艱鉅之事以造福於民者天必有以酬之此古今一致者也沔陽陸公以侍讀膺簡命爲天津道時暎夷在疆奉旨偕重臣防邊外兵客將旁午交錯公以從容平講幄秘閣者而俯接羣碎親士卒之勞苦通客主之扞格嚴保甲守捉游徼內姦不生外姦不形暎夷遷延伺覲無可間入恟疑恐愒之故技噤不得發舒以去

成皇帝

以爲可大用也洊擢開府自雲南移江蘇進兩江總督其官吏人物財賦之浩穰事會之殷繁蹈常習故之事通材當之已日不暇給而公且超然有餘規遠大之利

以江蘇官困於漕而病民也於是有海運之舉漕省費以蘇官官減徵以蘇民而米贏入於京師者且三十萬石以淮南鹽火於武昌而虧課也於是有票鹽之改潔已率屬以絕官私之侵漁使人自爲商商自爲占不數月而復舊引之虧欠者且數十萬凡此者皆處至難之勢犯羣情之疑雖深識之士審知其事之必可行而無敢發其難者也而公獨毅然行之以爲吾惟策其理勢之必然則雖犯天下之至難而其事固如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非勇於任天下之事而不顧一身之利害毀譽者其孰能行之夫古固有謹身選事貌爲中庸



而年位俱泰者世遂以容容多福爲恒言而不可易而  
如裴晉公諸人又何以稱焉然則能造福於民者必爲  
福之所鍾而俗情所疑者乃其變也天下有道則君子  
道其常方今 聖主龍飛重熙累洽而公膺東南艱  
鉅之任精白一心以承 天寵則由艾期之年以臻乎  
文富諸公平格之壽以永福斯民者豈有旣哉

湯相國八十壽序

辛亥

咸豐元年十一月吉日爲蕭山相國夫子八十壽辰門  
下士進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聖人標樂壽動靜之旨而  
太史公亦稱老子清靜自正淮南子宗之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亦以淮南子之言  
自道其所得古名卿碩輔外應天下之務而內存其心  
皆是學也後儒習其說而歧其趨乃以主靜爲近於虛  
無寂滅豈理也哉若相國夫子之學乃深有得於主靜  
者乎曾亮居京師幾二十年嘗窺於言貌動作之間及  
莅官家居之日當

天恩頻繁委任稠疊外撫封圻  
內長六官鋒車輶軒宣風暢猷公超然穆然神不爲之  
加充或閉門齋居撫几獨坐庭無雜賓室有凝塵而公  
漠然油然神不爲之加斂夫不紛於榮華不殫於寂寞  
山林枯槁之士亦往往能之然投之艱劇之中愕然而

不安者何也。彼其所能者自適已而已。非能靜也。夫惟天下之至靜者。能不擾於天下之動。是非有得於明志。致遠之效。而能然乎。雖然靜而無欲者。人皆知之。靜而能剛。其理人未必知也。公受三朝知遇。以恩禮終始。其遭逢之隆。非有可沽直以求聲名者。而正言不阿。世之論聞於朝。寧者人皆知而信之。朝廷方申命加秩。而公辭榮於拜。恩之疏。不激不隨。尤深得古大臣進退出處之節。則班固言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未足以盡其蘊也。昔聖人言靜者之壽。人猶疑理與數不可盡符。及觀之公。而其言乃益信。故因侑觴而昌言。

之若康強逢吉人所競稱述者不敢復瀆陳之也

柏硯山房文集卷四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淮南子書後

癸酉

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  
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  
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  
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  
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  
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  
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

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  
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  
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  
鷓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願失之於列子何  
哉

平準書書後 丙子

甚哉利之爲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  
民不聊生者歟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  
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  
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畏

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數起父子  
搆兵則人將惕然而爲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  
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陝隘酷烈何施而  
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  
元宗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  
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  
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  
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諉辭矣

唐詩選書後

戊寅

或汗漫而游或車馬而馳從我者莫宜於書尤莫宜於

詩然不宜者有二焉卷帙多而完好者皆不宜余於殘書中得唐人詩選一本汰之成一卷於佳者乃不能十之一隘矣然不宜之二者是皆無之吾師乎吾師乎從我於汗漫而游者乎從我於車馬而馳者乎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戊寅

老子之術雖出於虛無清靜然以柔爲剛以退爲進擅天下之利而物莫能傷非莊子之忘是非齊得喪者比也而世以無用疑之則不然今夫鬼神木寓天下之大無用者也然以十金寄人則介然有吝色以千金陳鬼神之前而不患其失者何也人同其利而鬼神不同其



利也同其利者必爭爭必就不同其利者而委命焉是故眾愈弱我愈強老子所以爲君人南面術也然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其道果同歟曰非之道如人方操刃以殺人乃突前而捉其柄此可謂之智矣彼操刃者必出於三尺之童子而可哉

秦遠亭詩書後

辛巳

遠亭爲詩與余自江甯適南昌始計一日所得少乃一二首期必成不計工拙互指摘爲笑語自尙書公以江西巡撫內召君侍養京師余衣食於奔走不時見道光元年相見於京師君出其詩益工而富惟舊作已多

刪改不可識可識者以其題耳嘗與君泊虎邱立劔石  
下還錢塘潮觀橘柚於富陽之林登釣臺見江流紆曲  
歸得魚於瀧中其他多瑣屑可喜事時君年二十余又  
少之嬉嬉然不知斯時之爲樂也今則知耳然而更憂  
患多矣自今日以往詩可進游可同如向時無憂樂之  
兩人豈可得哉

復社人姓氏書後

辛巳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  
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

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鳴乎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眾黨眾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詭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

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守濬日記書後

辛巳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

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  
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  
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  
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  
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  
雖密黨雖眾往往以期會乖舛而洩不必臨良將重兵  
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  
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爲計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  
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西招圖畧書後

壬午

西招圖畧者大學士某公松筠之所作也其書大意載  
西藏自達賴班禪貢丹書克於盛京而厄魯特部之  
固什汗亦同時進貢時崇德七年也後固什汗曾孫拉  
藏汗爲準噶爾部所殘當康熙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  
王同平逆將軍延信由西甯進兵綏定西藏以達賴喇  
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於布達拉山而拉藏汗之壻康濟  
爾有功封貝勒旋爲阿爾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  
誅滅阿爾布巴以頗羅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茂  
視達賴僧番怨苦之卒謀反伏誅乾隆十五年除西藏  
王爵設駐藏大臣以達賴喇嘛統前藏班禪統後藏皆

其俗所謂黃教僧也前藏居後藏之東北而地較廣又東北爲三十九族游牧屬夷情部郎而皆統轄於駐藏大臣凡前後藏有四汛有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外委十六員漢兵六百六十人屬之有戴琿如琿甲琿定琿一百六十六員番兵三千人屬之有騎兵五百人有事則徵發於達木蒙古取之定例以麩麥三千石儲前藏糧臺供之以五千克貯布達拉碩取於達賴喇嘛之莊頭除常運外足供漢番兵三日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爲教從欲以爲功朝廷設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參制之所以設神道順夷情長算遠馭爲不

可測者也聞其世家多以金錢布施班禪得歡心卽求  
取噶舒克以役使番眾之馬牛羊人徒芻茭不與值故  
番眾敬班禪亦時怨之爲大臣者務以均強弱和僧俗  
爲治以番眾疾苦諭班禪則內治得矣 國家憑天威  
蕩準部藏地之東北無警遂以永安惟廓爾喀屈強西  
南陽布中非其願也然其地酷暑不耐寒盛夏時有竊  
發秋冬春則蝟縮鼠竄墜穴而居非帝王所累心者矣  
藏之領兵官曰琿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  
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買於布嚕克巴其雜穀有

青稞麥



讀莊子書後 癸未

嗚乎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鳥乎以秋毫  
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  
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  
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  
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跖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  
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  
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  
負高世之才旣未能避世無悶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  
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

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是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懦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慄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慄也隱矣

梅氏宗譜書後

癸未

當隋氏之季梅氏有知巖者以鄉兵保障宣州抑止鋒銳不務與羣雄角逐以待天下清完土納境自歸唐室使其民終始不罹兵革蓋有功於宣甚大其子孫宜光啟繁衍以食其報而梅氏始祖遠公或傳言來自吳中又以爲來自新安則未知知巖之後之遷於新安歟抑因梅福之隱吳門而附會以吳中歟然年系疏遠不可譜其可譜者遠公後數傳至宋嘉泰間而分爲二其一先居九溪河別爲一支當北宋時爲盛最著者學士詢及從子聖俞其一自郡城東遷居柏枧山之山口村則

吾譜之始遷祖太七公也吾家稱山口梅家自公始四傳至壽一公其弟遷今之塘岸上別爲祠堂而壽一公留居山口村又六傳而遷於蒲干村者曰珍公在山口村之西北又一傳而遷於坐吉村者曰棖公在蒲干村之東南自南宋至元明數百年間九溪河之梅無聞人而山口村之梅始盛自遷蒲干村也其留山口及遷他村者以數十處惟蒲干村之梅最有聲自遷坐吉村也其留蒲干及遷他村者又數十處惟坐吉村之戶最爲殷自蒲干至坐吉村於明凡得布政使司右布政者一人布政使司參政者兩人按察使司者一人庶吉士監

察御史者一人郎中者一人主事者一人鹽運使知府者一人同知者兩人兵馬司指揮者一人於國朝巡撫入爲左都御史者一人以都御史賜諡祭葬入大臣傳者一人以歲貢生賜葬入儒林傳者一人附儒林傳者兩人入文苑傳者兩人學政者一人主事者一人而應博學宏詞者九溪河一人從明至今知縣教授中書科中書及佐貳流外軍衛王府官得百餘人廩貢增附監生不及千人舉於鄉者不及百人舉鄉試第一者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者一人二甲第一人者一人有詩文集者百有八人今天下望族眾矣或祖孫兄弟

魁天下或父子居宰輔握旌節或同時官侍從者一姓  
十餘人吾梅氏皆未之有焉然歷千餘年不絕不續以  
迄於今而時亦發見文采以警動後裔蓋一盛於宋之  
聖俞公父子再盛於明世宛溪公兄弟五人同時舉甲  
科爲方伯廉使而梅氏子弟至專設書院於文峰又再  
盛於定九公祖孫以布衣 召受 聖祖仁皇知

雖不得與夫世祿之選然未至於一蹶不再興其效見  
於前世而可冀幸於將來者梅氏或庶幾焉詩曰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祖宗之功德有時而窮而無以引之吁  
可懼哉忘其先人而自夷於下品者辱也恃其先人而

不自淑其身者悖也故詳述之以告吾爲梅氏之子孫者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嗣孫曾亮謹識

家譜約書

癸未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槻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槻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槻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歷元天麻及明  
洪武時子三人次曰敬同公諱淑敬一字欽夫配郭氏  
合葬柏槻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  
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耐清  
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  
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  
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稽氏先葬寤衝  
山劉氏側室余氏耐葬甯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  
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  
葬柏槻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



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崗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日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曆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

國朝康熙辛丑卒

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

曹頰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

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  
爲曾亮之曾祖始奉 旨自宣城移籍江甯 賜葬句  
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祔姑  
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  
非必其子孫淩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  
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  
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  
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乎祖宗  
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  
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

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浦君錫詩序

癸未

吾友君錫以儒家子得祖父蔭襲世職五品雲騎尉又以君能其官也加授四品銜然性兀冥不滑習於跪拜以是爲上官嗔聽劾去人多咎君者則曰吾有子得繼蔭不墜先人功足矣旣落落無所事益喜肆其力於詩會亮嘗讀之而爲之言曰古之爲詩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自賢人矢志之賦作而

屈原宋玉之徒興流極旣衰遂誦爲詩者多窮然就其  
工者論之其情縱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縱故孤  
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  
多詆訶怒罵不得如古聖賢之一於優柔和平由是觀  
之意其人必邁俗少可持方柄納圓鑿以已之不合而  
欲人皆然雖其遇之多窮亦其勢然也其故豈詩之爲  
哉今君錫之詩喜往復自道多慷慨亦所謂志伉而音  
悲者則君錫之所挾以遊於世與世所以遇君錫者可  
知矣然世之循循焉無惡於世者彼其言語文字固不  
欲自見於後世者也而士之自愛其名者甯困吾身而

不可使吾言之不快吾意然則君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亦量已所能行以無所苟焉而已不然則儒緩其貌神禪其詞終日言而不知誰氏之子若適莽蒼而不知所止其於中也殆弱喪也夫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癸未

右顧君千里之序此圖於吳山尊學士之文雅聲譽及崑來與學士游處之歡古道之篤可以敦薄夫而厲俗者既詳言之余可無贅而獨憶余之交崑來也自西園始余館學士之西園也自校全唐文始其時名公卿而倦游者多雄長其事分曹立偶馳騫往來冠蓋車馬之

盛萃於西園者管弦鏗鏘連日夜不絕今未及十年皆  
變滅不可復記憶蓋不獨學士一身有存沒之異而意  
氣之盛不減疇昔者遂亦無有幾人而千里與余相望  
於數百里內治書矻矻寂寞如曩時亦可嘆也

董文恪公詩集敘

甲申

文恪公薨之踰年而公之子夢齡將哀刻詩集屬爲之  
敘因卒業而嘆曰古名卿大夫之相見必稱詩以喻其  
志所以別賢不肖而覘盛衰是說也持驗之後世多不  
能合及讀公詩而益嘆班固之言爲然公以布衣享科  
第之榮而不以自矜散館改吏部人爲公鞅鞅而不以

自失盡忠忘家用意至到時有重臣撓公者人爲公危  
而公侃侃論列不稍屈其意卒之上動 主知成勞

中外經綸易險無有後艱迄今讀其詩雄豪兀傲之氣  
見於楮墨蓋公之生平雖極科名祿位之盛而清節高  
致邁往不羣非於世有屑屑求合之意而 聖主昭

然獨見 恩榮始終亦非有左右借譽之口其立身之

大節如此則發於言語文字者如是之足傳焉無怪也  
公奏議凡數十卷其明決似李文饒詩則所作者較少  
然自有足傳者非以公之人而貴也後世讀公之詩以  
知公之性情學術并以推公之遭際然後知士之屈伸

進退於時者蓋有命焉而不係乎操術之巧拙則媿媿  
骯骯者有所戒而知返矯立名節者有所勸而益振而  
又以知能爲是詩者必賢公卿而遭世之極盛者焉則  
以工詩爲貧賤者之事信乎其不可與於古之詩也

和禱冰詞樂府書後

甲申

侍郎陶公嘗以給事中視江南漕事禱冰於高郵之露  
筋祠歸舟遄通其明年漕運倍速公請錫神號得旨  
俞允乃作歌詩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屬而和之及巡撫  
安徽又遍示屬吏之工詩者而尙齋朱君適令宣城旣  
承命進和兼退示曾亮因讀而言於眾曰令君之詩其



得力蓋深遠矣當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  
然山居者水出於堂下沈窳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樹倒  
留巨石抉土壤自出崗谷窪隆迴易不可辨田居者室  
廬墳墓澔澔不見蹤迹數十里之內呼號鉦鼓之聲連  
日夜不絕扉闔棺槨倉庾廡廡之所積皆蔽水四下或  
挂罨隈曲民僅而免者裸體抱樹而號力倦樹拔遂雞  
犬而去君甫視事月餘卽出已財具錢帛糗糧藁席聯  
數舟爲一大艦分棹小舟百餘親率吏役冒甚雨入驚  
濤中民之浮者游者附梯者騎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  
泣者慄者顛者立者如雁鷺草葉落落然黑子着於水

面皆泥首垢面心死數日望縣官從天而下則載置之  
高地給數日食其轉屍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  
斂於是富者皆出財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  
出則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請上官以發 國帑出廉俸  
以募富民凡立厰散米給錢如古循吏法皆備故自夏  
以迄今春民遭水者雖公私掃地赤立而無有瘠死溝  
壑呼號宛轉於中野者嘉風協氣盈溢宇下麻麥穎碩  
民心大和暘時雨甘寶穀先告皆曰非君之令茲邑民  
無能安輯若此夫古救災之法詳於飢而畧於溺若以  
扁舟涉巨浪出入於風雨晦冥之中濡毛髮焦唇吻慄

魂魄晝夜無休時以救倒懸者蓋古循吏之法所未詳而身創行之其過古人遠甚然則君之急公忘己與侍郎之憂勞忠勤以古大臣之心爲心者固深有合焉則詩之工其故豈詩之爲哉故備書之以見侍郎與令君上下濟美立政普施有以保靈貺而終前功也

春秋溯志序

甲申

百年以來名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至春秋一書褒貶善惡貴取其義無可肆其拮據則又雜出於讖緯之誣科例之煩苦迂怪破碎難知其說之窮而屢變者不

勝其詞之遁也彼豈以是爲人心之所安哉亦好與宋  
儒爲異而已歟縣程菡宗先生篤志君子也慨然有志  
於是經凡閱二十年成書十二卷曰春秋溯志其大義  
書法微詞比觀直書諸要旨一本程子春秋傳之義推  
演之以求合乎聖人之志此豈獨私於程子哉以爲聖  
人之志微矣竭吾之心力求之未必其能合否也而  
必不敢悖乎人心之所安苟無悖乎人心之所安則以  
求聖人之志不遠矣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尚理學者進  
取之士摹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  
或空疏舛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

思變之義理考證之學遂判然不可復合今天下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其設心注意專以爲吾學而不因習尙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數數觀然則當昔時而能言考證者眞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眞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此尤余之所重於先生也

朱尙齋詩集敘

甲申

尙齋先生以詩集見示受而讀之蓋以吾之性情合乎唐賢之格調而於世之標領新異矜尙奇博者夷然不屑也曰吾所得之古者不在是則莫吾易也夫詩亦何

必不奇不博不新不異者而必貴夫古人何也曰吾非貴古也貴古之能得其真今責丹青者曰吾欲使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夫人而能之也第曰山如履其石水如臨其流蟲魚鳥獸草木如撫其鱗甲羽毛柯葉則非國能者將縮手而不進夫人人能之者不可爲難能而難能者必屬於一人所獨能者矣然而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不可以爲不奇不博不新不異也而卒不爲能者之所難與求者之所貴至於詩則反賤其難而貴其易曰古人無異乎人者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歟今先生之詩其登

歸游宦之所得風俗利病之所經觸於情感於物者人  
人之所同也而獨以其不爲奇博新異者適肖其情與  
物之真而若忽然而得之夫忽然而得之者其詞常爲  
千百思之所不能易此非求之古人中不可得也故曰  
真也或曰詩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先生之令吾宜  
有惠政焉亦旣行其意矣而其詩慨然焦然於民事重  
有憂者則先生之志乎古者豈僅詩云乎哉

桑菴甫先生集敘

乙酉

桑菴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  
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

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燬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凌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亦



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  
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  
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繁昌縣志序

丁亥

道光三年安徽巡撫安化陶公奏修省志以別於江南  
通志自縣至府各上所修以備省志之採擇於是繁昌  
縣志成大令張君以序爲請蓋繁昌之有縣始於唐順  
而有城也始於宋有城而遷今縣治也始於明之天順  
有縣而創立志書也始於明之正德 國朝自順治迄  
乾隆修志者三焉當建邑之初庶事草創至宋慶厯間

始爲完邑物用既饒民獻亦修

聖朝宏功膏澤豐

美則夫田廬芻牧之數禮俗文物之紀日新月異於前者宜以要最著於官書使守土者辨肥瘠而布其利察奢儉以制其俗且以待大吏者考驗於是以通人地之所宜非空文而已也令君之勤烏容已哉余又以謂古郡不過數十縣不過數百自魏晉僑置多立名字以自誇詡隋唐因之未盡革也故有今數縣之地而古統以一令者豈古之人材獨優哉蓋古自縣令以下由丞尉少吏及三者孝弟嗇夫亭長皆於民有教化謹何之權而民亦兢兢焉無薄待其官之意故令之權積累而增

重使無與令其治之人而權又不足以使其佐而欲以一人之身周悉乎數百里之內無古今皆不可行也然則分郡縣之官而裁其地亦揆時務協變通之道而世所謂古制不可行於今者非其制之不可行乃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柏硯山房文集卷五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撫吳草序 戊子

兵部侍郎陶公以道光五年巡撫安徽遂移節於江蘇時黃流未安賑使結轍方建海運發徵萬艘復鳩水工疏決江海米鹽鱗雜檣帆舂輦之事粟錯於文簿皆曠年不逢歸勞於公既撫吳四載政修民和 天子嘉勞重疊眾皆曰方事之殷功役卒興成法曠絕羣情然疑不專委重大吏中材當之震懼失守或竭蹶赴功僅乃集事而公神氣閑定歌詠間作學奧材贍雄放清遠

如捫古洞撥苔蘚披黃虞之穹碑如萬鍾一決縱魚龍  
而出隘如高峯游霧俟秋雲而留歸風蓋人所不暇爲  
不能爲之時獨爲且工也如是故人適適然驚之昔召  
公吉甫有行役宣勞及成功相慰勉之作故曰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侔揣物象窮閒適之趣。乃不  
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詩非古大臣之詩也。自三代以下  
道器不全或平進富貴而憂思不能深遠。或勲業爛然  
文詞不足以達其志。夫然故憔悴抑阨之士得專其名  
而詩之學不在上而在下。則其時人材之盛衰與政事  
之修廢何如也。今誦公之詩其憂勞元元佐

聖大

子撫循之至意以推美僚屬功利不專悅使民而忘其勞所以不動聲色而指揮立成者皆見於此蓋所以詠勤苦而宣膏澤非與草野之士爭一藝之名也而詩之道乃倅然聳於盛漢之表如是而欲廣其傳以彰詩教者誠知言哉誠知言哉曾亮以年家子幸接言論於公之撫吳既習其行事矣敘其詩并以爲吳民告焉

閒園詩序

戊子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

發徵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穀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厨饌車馬舟楫鞦韆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鬻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待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

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  
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贖踵韋白之遺風修郡  
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  
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  
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  
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  
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緣園詩序

戊子

江甯以園名者曰隨園緣園皆有幽篁清池平臺奇石  
足以舒煩滌憂包集羣雅昔袁子才先生居隨園時以



詩名盛於時搜奇挹勝吐納煙景園所蓄蘊一洩於詩  
一時士大夫逸樂富厚無事皆自喜爲詩過從先生無  
虛日緣園主人其一也主人性好賓客通俠立然諾精  
神過人詼調詩酒博奕連日夜不倦管弦倡優輿馬漿  
酒之費一無所愛惜務適意以爲快緣園去隨園不數  
里四方名公卿會文酒者往來於兩園之交輿相摩裾  
相接也曾亮不及從游於袁先生而得與緣園主人游  
年六七十矣舊游多凋喪者獨居不好詣人然客至必  
盡歡觀人弈竟日不下子問之笑謝而已惟酒酣輒慨  
然曰今少年無知子者子今默然爲老翁子不惜子衰

惜諸少年不見子之盛也乃出其詩曰存不存稿屬某  
序之其搜奇挹勝吐納煙景皆步趨袁先生者也而一  
時賓客文酒之樂亦慨然遇之讀其詩可以見吾鄉一  
時之盛事余因以怪今士大夫安樂無事如曩時而交  
游聲氣不復如故老所稱說豈無大力者倡之耶抑好  
名之士不古若耶將物力有盛衰而士氣之聚散消長  
亦爲所轉移耶夫傳後者無所藉而成名於當世者必  
因其時主人其慨於斯言乎哉主人邢姓崑其名醴泉  
其字也

湯子燮試帖詩稿書後

戊子

嘉慶之九年先君館江西巡撫署課秦遠亭公子同受書者湯君子燮帥君子文及曾亮凡四人乙丑春先君試禮部正月稍暇以詩牌爲戲四人皆取牌八十一枚餘者置几中央甲所棄推之乙乙入之出所棄者與丙不入歸之四隅枚取於中央以入易出如初丙至丁丁至甲皆然餘盡而四詩不成則易行一詩成則三人負且第詩之高下爲賞罰務以強澁之字運支離之思往往得奇語如夢中作以爲戲蓋吾四人之習爲詩於是年始而君尤好之嘗得高柳扶青直到天句謂偶對不勝嗟誦數日三人助思之竟難奇也夏與子燮別壬午

春一見於京師又六年戊子君待婁縣闕於江甯相見  
數數問君詩君曰多矣然不如昔年之自信也其秋君  
分校鄉試門下士鮑君體醇求刊君集君笑謝曰有待  
固請乃出試帖數百首應之屬曾亮書其首因記君詩  
之緣起如此中有數題爲昔時同作者讀之猶憶吾四  
人檢僻書中奇字時也

書林揚觶書後

己丑

方子植之之爲此書其說旣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  
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  
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

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消矣其  
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真  
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  
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  
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心之  
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  
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  
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  
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媿媿而已然庸  
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如北夢瑣言記登科之唐

撫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無識之人言安足信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閑存詩草跋

己丑

閑存詩草者桐城吳伯芬先生所作也其子長卿以示會亮因題其後曰今世之間樂者肅然穆然其聲動人心非皆能辨其詞也取清廟生民之詞而佶屈誦之未有不聽而思臥者故詩之道聲而已矣海峯劉先生之言詩殆主於聲者乎而得其宗者吳先生也同學若王

悔生陳策心詩皆未及見獨幸見先生詩其音節清亮  
情詞相稱追唐人而從之非學七子者所能及劉先生  
復古之功固不可沒哉方其舉鴻博報罷流離京師一  
試學博而終老於窮鄉同時司文章之命而爲人先游  
者不乏人也而士之篤信於寂寞之道者固如此此蓋  
有所恃哉然亦烏知夫後世慨慕而太息之必有其人  
焉而甘爲之也嗚乎其可尙也夫

溫廛生遺稿序

庚寅

西漢文類書不傳然人皆曰是書也柳宗直實編之以  
其兄子厚爲之敘也李聖僕文不傳然人皆曰文居會

昌進士爲中第一二以其兄義山爲之敘也溫子綸注  
字雁軒貴州桐梓人吾年丈露臯先生季弟也有文行  
而早卒先生悲之甚念太夫人愛憐之幾見其成而皆  
卒也愈悲之甚思有以永其名者刊其文而序其行其  
愛真故其詞樸其詞樸故其行昭年少服義行古道愜  
然有概於人心焉春木之芑童烏之苗命也夫雖然是  
宗直之書也聖僕之文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有是  
編焉足矣

金石彙選序

庚寅

居乎今何以思乎古也曰古人往矣少矣少故貴也曰



往矣少矣雖貴之烏從而親之其器存焉耳物老而酋  
人老而化器老而尊日月星辰山川土壤凡無血氣去  
來者皆器也皆古人之遺於今者也以其常於今且不  
止於今也則莫古之矣不常於今而幸至於今以成爲  
古也絹之壽百年止矣紙之壽五百年止矣過此者其  
金石乎石有時而泐金有時而液惟託於文字者無窮  
詩歌於文字又其易傳者也古人之文字以金石壽之  
金石也又以詩歌壽之是物與人交相引爲壽者也然  
博觀也難故好者歎焉吾友甘實菴家多藏圖書博觀  
不倦類聚今古人咏金石者爲若干卷曰金石題詠類

選鉅製短篇載不遺一會亮讀而言曰文存斯器存其  
製作原始形模匪凹讀其詩如見其器焉器存斯人存  
商之賢周之英去吾於無何有之鄉自是器言之則四  
手之相接也客與客傳觀而相奉也其有足樂者存乎  
不其然乎則吾友闡古之功不其碩乎

曇花居士存稿序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者舅氏侯子有先生之所作也會亮幼  
時受業於先生見手一小書不置竊取視磊磊若石子  
著口中不可讀則山谷集也冬夜課咏雪輒刺取雪賦  
語排比綴之先生笑曰去汝圭璧縞素等字成一詩得

否乃講示東坡禁體二詩時於聚星堂作不深解至青  
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髻則大以爲仙人語也  
後應童子試不暇爲獨見先生吟哦深思不少輟其主  
講濠梁與壽州蕭亦喬談藝甚歡亦喬好言唐音先生  
雖取所長而能以句律運其天趣無門戶見也後感氣  
疾不能高吟病榻上猶推手作勢故所作功益深壬辰  
秋青甫舅氏將梓其遺集百餘篇命會亮編次嗟乎憶  
會亮受書時年十二三先生顧不以常童畜我今所編  
者卽爲童子時所親見其吟哦深思者也能無痛乎先  
生於吾母爲同堂兄友愛殊甚又皆多疾以年命互相

憂母嘗病危先生序母詩刻之幸生存見以自慰今編是詩則先吾母卒已十餘年吾母之卒亦二年矣爲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二年八月甥梅曾亮謹序

管異之文集書後

癸巳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

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乎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馬韋伯駢體文敘

癸巳

韋伯與余交三十年矣余少好爲詩及駢體文君皆好之余苦故實遺忘棄駢體不作君獨勇爲之故吾兩人

詩異趨文則君壯浪雅健余不及也昔會課鍾山書院中每論文訟議紛然忘所事事異之色獨莊盛言古文余曰文貴者辭達耳苟敘事明述意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異之不復難曰君行自悟之時韋伯在坐亦右余言今去此言時且二十年異之卒又逾年矣所謂行自悟之者未敢信其必能而駢體文遂不復有所成就讀韋伯文可愧也君散館改戶部將別有以自見集其文若干篇示余曰吾文殆止於是矣嘗以謂古詞臣與曹司官局不分分者自明始獨異夫明之官曹司者皆能以文章聲氣奔走天下而後之推文事者亦莫不歸此數

人雖文章之氣有所激而愈伸而成名之途亦不若是隘也豈嗜好之所在朝廷之官爵不得而限之歟今韋伯之文既所謂述事明敘意暢者矣雖自今深自覆匿欲人之無求其可得乎而毅然欲棄故技營新功夫韋伯不以違其才而有所激也吾知之謂官職能限其嗜好者吾於韋伯固未之信也於其文識以俟之

陳拜薌詩序

癸巳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薌皆交游中能詩者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

拜薊自年少時卽以高才爲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  
如刺蜚繡或劇飲詼調酣嬉以自適其樂願其詩清曠  
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載籍一資以爲詩  
者不能也君殆有真樂於是而於詩一吐其快者乎吾  
亦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  
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  
有所趣念吾一身駸駸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  
耳烏睹所謂高臺深池華燈明燭者哉以吾之概於是  
知君之亦有概於是也概於是而詩作焉其樂也殆所  
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



東君客游久亦將倦而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時爲極盛夫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湃洶湧雷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黔記序

甲午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一縣於

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

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  
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  
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  
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  
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  
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  
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  
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  
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  
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

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  
士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吳述之進奉文敘

甲午

翰林之署始於唐凡執技者皆待詔於中惟學士官乃  
儒者清貴如今翰林而所職文字多機要王言之褒貶  
及軍國大計戎機邊奏與宰相共之故今之軍機於古  
蓋學士職也其制誥官文字則掌於中書自宋以來稱  
爲外制今中書猶司誥勅於古所謂制其事簡矣而翰  
林之職乃專以掌 朝廷冊告碑祭及 郊廟歌詩雖  
不與古學士同而必擇工於文者爲撰文翰林以專其

事於職最爲優吾友吳述之以翰林院辦事兼撰文者  
數年旋以編修出守同州於其暇輯前所爲進奉文若  
千首屬會亮敘之昔歐文忠由內翰知成德軍自敘內  
外制集文願瞻玉堂流連慨慕人臣拳拳之思固宜如  
是然則述之之心豈古人殊哉若其文之宜 上德

報精禋當西功告成饒歌樂府之盛事洋洋乎潤色之  
上儀也故輒述職司沿革之故著於篇治國聞者可觀  
焉

黃香鐵詩序

甲午

黃子香鐵試禮部嘗戒詩專科舉學一不自得復以詩

釋戒詩愈昌曾亮聞而笑曰士專於所好有回萬牛入  
九軍而不顧者況區區科第一得失之間哉古人好詩  
者或中夜發狂大叫白晝行不見官長以伯主之威改  
一字不可得此非有聲色臭味可尋逐而好之甚於酒  
色聲利是烏知其所以然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以相  
狗馬耳武侯大悅而笑女商不識也徐無鬼曰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者夫吾以是知物之可  
好於天下者莫如真也人之境百不同也境同而性情  
不同則其詩舍境而從心心同而才力不同則其詩隱  
心而呈才境不同人不同而詩爲之徵象此古人之真

也境不同人不同而詩同焉是天下人之詩非吾詩也  
天下人得爲之詩而吾代爲作之烏乎眞人情之愛人  
必不如其自愛也吾日爲不知誰何之人作之而曰吾  
甚愛之愛烏乎至今黃子之詩述家人親友悲喜之情  
生計憂艱及耳目所近接可驚歎悲憫事亦時有物色  
慢戲綺麗之作亦不至於淫放適乎境而不夸稱乎情  
而不歉審乎才而不剽竊曼衍放乎其眞適足而止此  
則黃子之詩非天下人之詩也可以言眞矣眞如是可  
以言好矣稱傷貴人之前美言洋洋錦屏高張而讀者  
神不借來也商旅里巷之諺一曙得之童至耄而習之

吾是以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真也物之真者吾猶愛之況吾所自有者乎吾之毛髮枝節吾猶愛之況爲心腹腎腸者乎不然泛泛然天下人之詩也吾曰爲之而不知誰爲之曰吾甚愛之則愛人之毛髮枝節也亦如自愛其心腹腎腸者耶非耶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乙未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歟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



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將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嗟夫日闕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眾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李芝齡先生文集敘

乙未

座主芝齡先生以古文詞若干首示曾亮既卒業編次因僭言其首曰自進士設科而人皆以方盛之才力困誦於場屋之文仕宦成而精力亦銷亡矣惟早得科第

如韓歐數君子者雄才盛年早棄俗學博觀古人之書以從事於茲術立乎廟堂之上厭飫於聲明文物之大觀以昌其氣磨礪政事以植其根諮詢於皇華原隰之間以博其趣然後其學之成兼具天地萬物之美而不類乎草野曲士之爲固其天資之絕於人亦遭遇使然也今先生科第名位如古韓歐文之昌固其遇爲之哉然有超乎其遇者何也其游覽山水鑿刻萬類雖沈冥於泉石者不若也是登乎廊廟而心游乎山澤者歟曰是天機之相合者也功名也節義也文章也皆人之動乎天機者也是機也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發歛之而爲

草木之花實亦皆動於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山林臯壤則欣欣然樂之是之謂以天合天以天合天又安往而不得吾文者不若是則以人塞天容一心之得喪而不足也況能容天地萬物之蕃變者哉然則古君子所以善其文者無他勿天闕其天機而已所以全其天機者無他超然於榮觀而已是則先生之所同而文之所以進乎古者歟不然遭遇如數君子者踵相接也而以文鳴者不數人焉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不足以與論先生之文道光十五年六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九經說書後乙未

昔侍坐於姚姬傳先生言及於顏息齋李剛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齋猶能谿刻自處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訓詁文字訕笑宋儒夫程朱之稱爲儒者豈以訓詁文字哉今無其躬行之難而執其末以譏之視息齋又何如也因出九經說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

解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未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讖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詭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

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以扶微起廢者則君之  
貴戚大臣也事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以爲  
純臣治一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又豈可謂之正學哉  
先生之學其精博固遠過乎文貞侍郎矣而亦不奴主  
同異則是書也兼其長而無其短者歟

郭羽可竹冊跋

丙申

昔天隨子作怪松圖贊其意以爲凡木之生必得平原  
膏區扶立質幹苟生於巖穴之內石木相關乘陽之威  
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至憤激訐  
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吾嘗讀其說而

疑之郭子羽可其束身修行發爲文藻未嘗稍有讓於  
古人其席履豐約名爵隆殺未嘗稍有勝於今人以怪  
松之說推之其發見翰墨因形賦心必有擁勇鬱遏空  
憤激訐如天墮子所云者況竹之槎枿勁怒尤易吐胸  
中之奇者乎然觀羽可之竹怪偉奇縱歸於太和布揮  
晴霄旁暢風雨是又何技之工而境之善變哉夫因石  
而得怪是木之孱者也若亭亭雲升澹然夷猶不知其  
鬱嶽巖而阨於峒穴也則羽可之竹是也羽可乎其道  
勝者乎

太乙舟山房文集敘 丁酉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蓑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眾味與眾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爲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雅不爲刻深毛擘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  
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襟其真於外  
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  
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  
隨流平進而不撓撼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  
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  
之非在已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齷齪於崖岸  
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  
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  
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其文亦皆

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  
眞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  
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  
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於公其尤可感也夫道光十七  
年二月上元梅曾亮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丁酉

芝齡先生詩集若干卷曾亮旣校讀畢而敬跋其後曰  
詩至今日難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漢魏者木齊  
梁者綺矜其所尙毀所不見舌未乾而名磨滅者不可  
勝數也然則孰探其所從生曰空而善積者人之情也

習而善變者物之態也積者日故變者日新新故環生  
不得須臾平而激而成聲動而成文故無我不足以見  
詩無物亦不足以見詩物與我相遭而詩出於其間也  
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廟俄而山水俄而齋居俄而  
觴詠將拘拘然類以居之派以別之取古人之所長而  
分擬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若昧昧焉不揣其色  
不別其聲而好爲大曰不則其境隘好爲莊不則其體  
俳好爲悲不則其情蕩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  
物而不知有我則前乎吾後乎吾者皆可以爲吾之詩  
而吾如未嘗有一詩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道不肖乎

形機不應乎心日與萬物游而未嘗識其情狀焉謂千  
萬詩如一詩可也然則詩惡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  
已矣當乎物之情狀而已矣審其音玩其辭曉然爲吾  
之詩爲吾與是物之詩而詩之真者得矣夫水之恃源  
也飲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於三十八萬  
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窮於分也今先生其  
性情深厚得之天其鑒徹萬類得之人情足以充其詞  
才足以窮其趣故於詩有兼長而無二弊讀者其以是  
而求之